

黃
牛
飯
店

女史
鐸密
社登
譯著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黃牛飯店 (聖誕短劇)

每冊國幣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史密登女士

編譯者 女 鐸 社

出版者 廣 會
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協興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AT THE SIGN OF THE "BROWN COW"

(A Christmas Fantasy)

by

HELEN SHIPTON

Translated by

THE WOMAN'S MESSENGER STAFF

Price: 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8

黃牛飯店

(聖誕為幕劇)

登場人物

女店主

愛麗斯女店主之妹

工人甲

工人乙

工人丙

工人丙的妻子

各人職業不同，住無定所
可以總稱他們為工人。

紳士甲

紳士乙

紳士丙

無名氏

無名氏之妻

佈景

一個道旁很小而又鄙陋的旅舍酒店的廚房。右面是火爐。左面是門。後面是帳幕，中央是一張小的木面桌子，火爐旁邊有兩張椅子。

啓幕時，愛麗斯正在火爐旁邊，攪動一個小瓦壺中的東西，女店主從後面進來。

並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他們是坐汽車從很遠的地方而來的。

女店主：愛麗斯，還不會好嗎？

愛麗斯：再等一兩分鐘！

從左面走出三個人來，後面還隨着一個婦女。這四個都穿得襤褸不堪，並且還負着包裹。

工人甲：（進來時口裏唱着）『因為今天晚上我們要快樂！』

工人乙：（聲音略高）『因為今天晚上我們要快樂！』

工人丙：（喊叫）『因為今天晚上我們要快樂！啊！喲，喲，哦！』

女店主：（態度很嚴峻）不，你們別這麼樣，我的青年人，不能在這個屋子裏面，除非是你們能夠小點聲音。

工人甲：喂！喂！爲什麼，太太？是警察最近來過了嗎？

女店主：警察不到這裏來，除非是來捉你們。但是今天晚上我不要任何聲音，知道了吧！

工人乙：怎麼！在聖誕節的晚上你竟這樣冷淡地招待我們這般老顧客嗎？

女店主：你們如果能夠安分守己的坐下就可以喝點酒。但是我要去照顧你們的妻子。

（這三個工人坐定之後，彼此用驚奇的眼互相看視。愛麗斯向那個坐在火爐旁邊的椅子上，面向着觀衆，而在那裏烤手的婦人招手示意。）

女店主：昨天晚上我們這裏有一位紳士來住宿——或者我應當說是今天絕早。他現在已經睡熟了，所以我不願意你們任何

人將他吵醒，所以現在，愛麗斯——

（她拿着小瓦壺走了出去，又回來。）

工人丙：一位紳士！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有紳士住在這裏！他以前沒有來過嗎？

愛麗斯：沒有！

工人甲：爲什麼他不到王冠和王杖旅館去？

愛麗斯：因爲那裏沒有地方。

工人乙：我想你們這裏不見得有空屋子——除非是這位太太和你讓牀鋪給他。

愛麗斯：你不必擔心事。那位紳士今天晚上睡得很是舒服，並且也找不出這個牀有什麼缺點。

（工人的妻子很尖刻的對她看着，於是他們都微微笑了。

而工人的妻卻嘆了一口氣。）

工人的妻子：（幻想狀）噯！我料想我們所有的人都曾經在那張牀上睡過一次，以後我們長得過大，並且變髒了，便沒有再睡進去過。

工人丙：太太，這女人講什麼？

工人甲：你這人！難道不能猜麼？

工人乙：那自然是嬰兒！除去這個女人還會注意什麼別的事？

工人丙：原來如此！但是她究竟是否指一個嬰兒說的？

愛麗斯：是的。他的父親和母親昨天晚上都在這裏經過；聽說這裏有空屋子他就來找尋好幾次。但王冠及王杖旅館不要他

進去。我想他們以為收留像他那可憐的東西是得不償失的勾當。

女店主：（又走進來）叫他們到工場去，他們果然去了！明知道工場離這裏有七里路，就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看到她決不能走這麼遠。

工人甲：是的，太太，你的心腸倒很好！雖是你凶言惡語的待我，我一直是這樣說的。

女店主：你別想用那些話來哄我。無論怎樣他們在這裏總要比在馬路邊強得多——如果王冠及王杖旅館酒吧間後面的那個女人會說我們這裏是黃牛飯店；因為這裏和一間牛棚完全是一樣！

工人乙：給我們每人一杯啤酒，太太，讓我們飲酒來慶祝那位年青紳士的健康。

女店主：等一會。我立刻就會給你們。愛麗斯，我找你有一點事情。（她們兩人一同走出去。）

工人丙：我覺得婦女似乎是天生的喜歡對於新來的年青人顯出大驚小怪，好像從來沒有見過年青人一般。

工人丙的妻子：這話也有些道理。一個以前並不生存，而現在必須永遠生存的人——在某一個地方——永遠至無窮盡的——

工人甲：世上有不少這種人，據說，每一分鐘就有一个人生出。

工人乙：但是每一分鐘也有些人死去，因為那件事，就如同住在蘭安里的老葛一樣的，我們就不敢保他能活到第二天的早上。

工人丙：是的！一個人死，一個人生，他們的生死與世毫無影響，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指什麼。

工人丙的妻子：但曾有一個聖嬰是在許久以前的今天晚上降生的，祂的降生卻有了影響——

工人甲：哦！祂……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出祂有傳教士所傳說的與常人不同之點。

婦人：我想這是我們的過失，而不是祂的。

工人乙：怎麼？我們貧窮得如同是老鼠一樣，怎能說是我們的

過失。

婦人：貧窮也有不同。無論如何，祂曾是很窮，所以祂明白我們的苦况。

工人丙：不錯！我曾聽說祂沒有過自己的住所，祂就像那邊的少年人一般。

工人甲：這是他第一次的聖誕節，並且是絲毫樂趣都沒有。

（他伸手進口袋去，並且拿出一塊銀錢，用袖擦了一擦，並且用很羨慕的狀態對它看着。）

工人甲：你們看這個！我在伍佛漢敦地方水溝中拾來的，這是真銀子。我一向將它保守着，想在窘迫的時候，可以利用它，但是——他的母親可以將它掛在他的頸項上，並且他長牙

時可啃嚼它，如果他們起初可以不用它。

（他從那塊銀錢的孔中穿了一條靴帶，然後將它放在桌上。
。工人乙在他的包裹之中，搜尋出一條羊毛圍巾。）

工人乙：這是昨天一位仁慈的夫人給我的，她說看我很冷——
這我當然是同別人一樣的會利用它的。這東西給我用實在過於漂亮了，但是它可以給在那裏的青年禦寒。

（他將圍巾放在桌上。）

工人丙：用它包卜家的嬰兒嗎？這倒提醒了我——

（他走到他自己的包袱那裏拿出一隻死兔。）

工人甲：喂！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工人丙：你不用問，我也不用說謊。

工人甲：當你正經過那個小樹林的時候，牠自己跳到你的口袋中的吧？

工人乙：不但如此！牠在那條小路中直坐着哀求，要我將牠帶走！

工人丙：你自以為很滑稽吧？

（他將兔子放在桌上。女店主和她的妹妹從幕後走出來。）

女店主：（手指着）這都是些什麼東西？你們怎敢將這些東西帶進我的屋子裏來！你們有心使我多麻煩麼？

工人丙：太太，請看這裏！我要去烤牠作爲我明天的午飯，這是最聰明最好的方法。但是現在你總不能否認把牠給那年青的人，爲他的母親煨一些湯喝，不是更好嗎？

(工人丙的妻子沒有說話，但脫下還清潔的圍裙，然後摺疊起來，也放在那堆東西一塊兒。)

女店主：很好！他們不會知道那是從那裏來的，並且我想那風味一定也不錯。(狼狽地拍桌子) 愛麗斯！把那些東西拿出去——快點——

(愛麗斯飛奔過去，那時三位紳士已衣冠楚楚地由左邊上去。)

紳士甲：外面天色黑暗，甚麼都看不清楚！這是王冠或是王杖旅館麼？

女店主：不是的，先生。那兩家旅館還要遠一點，在馬路的那一邊。這是黃牛飯店。

紳士乙：我告訴你那個人說是在右邊。不過這也沒有多大關係。
。（對女店主）我想你準能夠讓我們在這裏多停留幾分鐘，
等那車夫將那輪盤換好再走。

女店主：當然可以，先生。請到火邊來坐着好麼？今天晚上天氣很冷。

（工人的妻子偷偷地由她丈夫和火爐邊紳士甲的椅子背後溜出去。紳士乙背向着火，而紳士丙坐在紳士甲的對面。）

女店主：諸位先生們要不要叫點東西吃？

紳士丙：不！不！我想不必要了。但是或者這些朋友要喝杯啤酒，因為這是聖誕節晚上。

（這些人眉目間流露謝意，於是愛麗斯取出些杯子和一隻大壺。）

女店主：請你們原諒；我這地方很鄙陋。我們原有一間比較安靜的房間在後面，但是現在已有人了。

紳士甲：謝謝你，我們在這裏很好。因為我們祇有幾分鐘的工夫。我們是從遠方來的，並且還要往更遠的地方去。

（工人都在那裏喝酒，揚揚得意的點頭，表示對啤酒的滋味深覺滿意。女店主走了出去又回來。）

工人甲：我們不常有遠路客人從這裏經過——特別是在冬天。

工人乙：不但這樣，在那邊還有一位遠方人呢！

工人丙：是的！我們可以喊他做十足的遠方人，因為雖然他只